

尚書卷第八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正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

滅三監

以殷餘民封康叔

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作康誥酒誥

街康叔名
封康叔
內國名

梓材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惟三月哉生魄

周公攝政七年洛誥七年及政王月始生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初造其基建作王

國洛納居天下土中四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文王其室之類

所无月
所无日

播民和見士于周

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

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

備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

其民和悅並

周公成勤乃洪大誥

治周公皆

服之人遂乃因大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

封周公稱成王

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

使我命其弟

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惟乃丕顯考文王克

明德慎罰

惟汝大明文王能顯用不敢侮

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夫寡婦用可用教

可敬刑可刑明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

以修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

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惟我西土岐周

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天乃大命文王殪

戎殷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

其二以越厥邦厥民惟時叙於其國於其民

王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寡有

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王曰嗚呼封汝念

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治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

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往

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

道用安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

常以居心則知訓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弘于

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大于天為順德

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共病治民

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天畏棊忱民情大可
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

見小人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往盡乃

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往當盡汝心為政

身其乃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治民

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

勉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已乎

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亦惟助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

至宅天命作新民弘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

新之上既言明德王曰嗚呼封敬明セヨの康叔乃罰ナカ而勅スラ之凡行ニ

之欲其○此又言慎四訓人有小罪非眚アセニル乃惟終ニ自作不典ツマカラ式モ

爾ナニナラセシ行之ナ自為不常用モ犯汝サ有厥罪小スコキナル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シムル乃惟眚災アセニルサシセニサナツジシ適爾既道極メテ

厥辜時乃不可殺ツミコシ汝盡聽訟ナ之理以極其罪ヨ

論上之上王曰嗚呼封有敘アラハ時乃大明服ニシテニシ有次叙ナ

是乃治理大ナ惟民其勅シ懋和ツクメシ自ニ勅ツクメシ正ツクメシ勉ツクメシ為セ和ニ

若有疾惟民其畢コトクセヨ棄咎カニク治化之ニ以セ理ニ則惟民其ニ

盡棄惡善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

失其欲惟民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得刑無或殺罪人

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人而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魚器及

刑人如慮及劓截鼻刑截耳刑之無或劓刑人所以

以戒為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輕行之

有倫言外士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

之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

囚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月至于二月乃大斷

尚書

之言必反覆思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念重刑之至也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用其義刑義殺勿

庸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

所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

順曰是有次叙惟當自謂未有康叔已汝惟小子

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己乎

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

完

越計
又云及
顯發
人計り

冠盜攘竊姦宄殺人顛
越人於是以取貨利
瞽不畏死罔弗慙強

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
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
之王曰封元惡大慙

矧惟不孝不友
大惡之人猶為人
所大惡况
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

人之罪惡莫大
於不孝不友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

心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
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
于父不能

字厥子乃疾厥子
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
疾惡其子是不慈于

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於為人弟不念
天之明道乃不

能恭事其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人
兄是不恭
為

兄亦不念惟子之可哀惟弟茲不于我政人

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弟茲不于我政人

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於天

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子而

廢棄不行是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不率大戛矧

惟外庶子訓入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

之官主訓民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

益稷 鳴球

別

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懃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

其君道是汝長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

惟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

王命乃非德用又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

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汝亦罔不克敬典

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

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乃裕民曰我惟有及

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

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

德王曰封奭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我時

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

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

在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况今民無

善政在其國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

于罰之行之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

今カ惟カ民カ不カ靜カ未カ戾カ厥カ心カ迪カ屢カ未カ同カ下カ民カ不カ安カ

未カ定カ其カ心カ於カ周カ教カ道カ屢カ爽カ惟カ天カ其カ罰カ殛カ我カ其カ

不カ怨カ怨カ天カ汝カ不カ治カ我カ罰カ汝カ亦カ不カ可カ怨カ我カ惟カ

厥カ罪カ無カ在カ大カ亦カ無カ在カ多カ矧カ曰カ其カ尚カ顯カ聞カ于カ天カ

民カ之カ不カ安カ維カ小カ邑カ少カ民カ猶カ有カ罰カ誅カ不カ在カ多カ王カ

曰カ嗚カ呼カ封カ敬カ哉カ無カ作カ怨カ勿カ用カ非カ謀カ非カ彝カ言カ當カ

以カ敬カ無カ為カ可カ怨カ之カ事カ敵カ時カ枕カ不カ則カ敏カ德カ是カ斷カ行カ

道カ大カ法カ敏カ德カ信カ則カ用カ康カ乃カ心カ顧カ乃カ德カ遠カ乃カ猷カ

尚書

卷

八

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裕乃以民寧不

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王曰嗚呼肆

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以民安則不絕汝

常汝行善則得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我享

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明汝所高乃聽用康

乂民德之言以安治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

敬典汝往之國勿廢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

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酒誥

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王若曰明大命于

妹邦

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

都朝歌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父昭子穆

穆將言始國在西厥誥忘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

朝夕勅之惟祭祀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天降威我民用大亂

古冀列封
城北邶南
鄭東街
者在汲郡
朝歌縣

十五世后稷生不密為昭

岐周豐

葉云夏禹之臣儀狄造酒杜康造酒

詩廊
夙事
爰采
唐矣
沫之
鄉矣

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無非以酒為行者言酒亦

本為祭祀亦為亂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

大之國所用喪亦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無不以酒為罪也

事無彝酒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越庶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

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

至惟曰化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減文

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聰聽祖考之彝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

皆念德則子モ妹モ土モ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

走事厥考厥長ツク肱ツク往ツク當ツク使ツク妹ツク土ツク之ツク人ツク繼ツク汝ツク股ツク

種黍稷奔走ツク摩牽車牛遠服費用考養厥父ツク

母ツク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ツク求易所無ツク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ツク子乃自絜厚ツク致用ツク

也ツク酒ツク養ツク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ツク

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ツク爾大克羞者ツク

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ツク惟君爾乃飲食醉飽ツク則為君矣ツク如此汝乃飲ツク

尚書

夏民事

惟君

康叔

慎酒

長官大夫

悅其口

農時終者初

君之有臣

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不惟曰爾克永觀

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

省作稽中德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人矣

爾尚克羞饋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

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天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

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茲

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

天順其大德而佑之王曰封我西土棗祖邦

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在

皆

西土輔訓往曰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故
孫背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

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

命之成王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顯小民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

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湯至帝乙中間

敬之王輔相之臣不敢為非惟御事厥業有恭不

敢自暇自逸惟設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

尚書

十

用

也無越下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下在外國侯服

國伯諸侯之長言越下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衆官長

惟服宗工於下在服內治事百官衆正及越上百

姓里居於下百官族姓及卿大夫罔敢湏于酒不

惟不敢亦不暇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

暇飲酒惟助成王德顯越尹入祗辟所以不

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成王我聞亦

惟曰在今後嗣王其德酣身嗣王紂也厥命

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

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詛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於怨不可變易

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

其威儀民無不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盡然痛傷其心

言紂大厚於酒晝一夜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疾不念自息乃過差

狠其心不能畏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死言無忌憚

罪人在都邑而作之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於殷國滅亡無憂懼

天詛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外

尚書

十一

答
本

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

于殷惟逸紂衆羣臣羣用酒沉荒腥穢聞在上

惟以紂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為天所亡

自召罪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

我親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

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

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

安天大視此為戒撫予惟曰汝劫忘殷獻臣也劫我

惟告汝曰汝當固慎固慎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內殷之善臣信用之

史友史友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慎接之接之况太越獻臣越獻臣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乎

百宗工矧惟爾事服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况汝於善臣百尊官

身事服身事服行美道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父圻圻服事治治民乎治民乎

司司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慎泥泥所順所順疇咨疇咨之司馬乎况能迫迫迺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言任大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宏也宏父司空當順安司空當順安

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慎擇其厥厥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定况汝剛斷於酒乎剛斷於酒乎

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

飲群飲群

徒

馬

新書八

一

末

之勿令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飲酒者以

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

酒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

法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

弗恤弗益乃事時同于殺教辭惟我一人不

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王曰封汝典聽朕當

常聽念我所勿辯乃司民酒于酒使汝主民

慎而篤行之勿辯乃司民酒于酒使汝主民

之吏酒於酒言
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梓材

告康叔以爲政之

王曰封

以厥庶民暨

厥臣達大家

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

家之政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

於國上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

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日

司徒司馬司空

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

徒

惟

尚書

十三

厲虐殺人之事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肆往姦宄殺人

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

有所寬宥亦肆亦見厥君事戎敗人宥聽訟

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王啓

監厥亂為民治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曰無胥戕

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民當敬

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於鄉

治事者知其教命所引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施何用不可不勤

監罔攸碎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惟曰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田畎言為君監

民惟若農夫之考由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堅茨如人為室勤立

垣牆惟其當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

獲為政之術如梓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

然

教化亦須禮
義忽後洽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

為夾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

賓服亦已奉用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之明德君天下能用常

法則和集衆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

先王肆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王

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惟用

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已若茲監

奇遊 奇肆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為監所行已如此所

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

國以安世民 邠 幽 周 豐 鎬 洛

名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

焉使召公先相宅相所居而卜作名誥名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

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正十四 成王定鼎於郊廓

書八 卷之五 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

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
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

王則告武王可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知以祖見考太保三公官名

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越若來三月惟丙午
相視洛居周公後往二月之後於洛

腦越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腦明也
三月五日

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腦於腦三日
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厥

既德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越
德作得
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三月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
召公也
於此為都於此為邑

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
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

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若翼日乙卯周
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

公朝至于洛日而朝至於洛納則達觀于新

邑營周公通達觀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稷配故二牛后稷照於天有羊豕羊豕

不見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一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

社穀祀以為稷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

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

李元才

昭三十二年

祭天也

諸

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厥既命殷

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庶庶殷丕作之民大作言勸事太保乃以庶

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觀於王

取幣因大會顯周公錫周公曰拜手誓

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

公之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召公指戒成王

於自乃御治事為辭焉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茲大國殷之命殷敷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

子無道猶改之
惟王受命無疆
惟休亦無疆

惟恤所以戒成主天改殷命惟王受之
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
嗚呼

曷其奈何弗敬敬之欲其行敬
天既遐終大

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

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

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主之後
厥終智

藏瘼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
夫知保

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於言困

ラソルコ
ナニヤノ

命書八

十七

罪

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
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則所

窮以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呼天

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王其疾敬德相古
德者命用懋敬者為民主王其疾敬德相古

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
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天迪從

子保禹面替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
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相有殷

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殷

次復觀天迪格保面稽天若於保安湯者亦

如禹今時既墜厥命王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

者コト遺ツク棄スル老成人ノ之言ヲ欲ス其法ヲ之ヲ曰ク其稽ヲ我古ノ

人之德ヲ矧ヤ曰ク其有能ハ誓謀ヲ自天ニ考ヘ行フ古人之

德則善矣ト况曰ク其有能ハ馬呼有王ト雖小元子ト

哉其不能ハ誠于小民ト今休ト雖少而大為天所ト

子其大能和於小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ト若ト

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ト者ト

則德化立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ト來居洛ト

邑ニ繼天為治躬自服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ト

行教化於地勢正中ト

配皇天

稱周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 配大天而為治 忘祀于

上下其自時中

又其用是土中 又其用是土中 大致治

祭法云自天下者祭百神天为大上下神天也

厥有成命治民

今休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 今休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

太平之美

王先服有殷御事 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 言營洗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比近於我

有周治事之臣 必和協乃可

節性性日其邁 節性性日其邁 臣時節其性

惟 令不失中則道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敬為

下可敬不敬之德則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

敬奉其命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

不レ監ル于有殷言王當視夏殷法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レ有歷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

知所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レ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

賢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紂早墜其命措桀不敬其

德亦王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其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

而法則上之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

無不在其初生為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

年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

實之其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

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王其德之

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其惟王勿以

小民淫用非彝勿用小民過用非亦敢殄戮

用又民亦當果敢絕刑戮之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

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

王亦有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

歷年式勿替有般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

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欲王以小民受天命

我欲王用小民受拜手誓首曰予小臣敢以

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免

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言典匹民百君子於受

德奉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

王亦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

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求命

尚書卷第八

經二千六百四十字
注五千二百四十六字